

S28
1806
1P22

續名醫類案

第二十二



續名醫類案卷二十二

錢塘魏之秀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 同校

蠱

有人行蠱毒以病人若欲知其姓名者以敗鼓皮燒作末飲服方寸匕須臾自呼蠱家姓名可語之令呼喚將去則愈治之亦有方

醫學
綱目

千寶外姊夫蔣士先得疾下血言中蠱家人密以囊荷置其席下士先忽大笑曰蠱我者張小也乃收小小至并令解

之士先獲瘳世以此物爲治蠱之良方。

襄音穰襄荷草名
大草無本草通憲

畧出
閩標

梅師方云。凡中蠱毒。或下血如鷺肝。或吐血或心腹切痛。如有物咬。不卽治之。食人五臟。卽死。欲知是蠱。但令病人吐水沈者。是浮者非也。用敗鼓皮燒灰服方寸匕。須臾自呼

蠱主姓名

本草綱目

夷方有蠱毒之害。須袖中。嘗帶當歸遇飲食訖。卽咀嚼少許。若有毒。則卽時嘔吐。無不安然矣。

激石
閩談

生甘草五錢。煎汁半杯。溫飲之。入咽卽吐。初中蠱毒入腹未久。其虫未生。得吐卽出矣。如恐未盡。再煎五錢。服之加麻。

黃半盞更妙

食不輒醋蠭不入肚。又肘後方云：馬兜鈴藤能逐蠭從小便出用至十兩水一斗酒二升煮三升分三服。不瘥更服。土人呼爲三百兩銀藥。

大蜘蛛一個研爛。生蜂蜜半盞和服。蠭畏蜘蛛。故用蜘蛛治蠭。而知蛛有毒。又用蜂蜜製之。此方獨治金蚕蠭。

蠭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服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卽下。李侍郎蠭初爲雷郡推官。鞠獄得此方。活人甚多。

范石湖集

新州郡境有藥人呼爲吉財。解諸毒及蠭。神用無比。昔人有



嘗至雷州途中遇毒而貌頗異。自謂卽斃得吉財數寸飲之一吐而愈。俗云昔有遇毒者。其奴吉財得是藥。因以奴名名之。實草根也。類芍藥。凡人遇毒夜中潛取二三十枚剉或磨少加甘草。詰旦煎飲之。得吐卽愈。俗傳將服是藥不欲顯言。故云潛取。或云昔有里嫗病蠭。其子爲小胥。宰命以吉財飲之。暮乃具藥及且其母謂曰。吾夢人告我若飲是且死亟去之。卽仆于地。其子又告縣尹。縣尹固令飲之果愈。豈中蠭者亦有神若二監哉。投荒雜錄

吉利草類石斛。根類芍藥。吳黃武中李侯以罪徙合浦入境遇蠭。其奴吉利取此草解之。遂以爲令。卽前之吉財也。

官撫軍安已酉歲秉鉞西臬讞案有爲靈斃命者獄已定因
檢卷閱之緣養靈婦女覘富室貿易遠歸知其必攜財情
隣嫗詣其家初作問候狀後乘機藏靈于指彈之空斃事
主疑而執之送諸官究得其實據供婦女初嫁時已隨附
十九靈嫁後與伊夫又害六人復增至二十五靈矣其所
害六人施察出確證者三挖土得尸骸者二其一卽犯事
之家予怪之而未信次日提婦女復親鞠之歷歷不諱因
令呈所養靈視之出初一竹筒空然無所有女稟法堂聽
政之所邪祟不敢入必咒祭司戶而後可如之則果現乃
蠕蠕赤靈耳遂令以足踐踏之泥水吏曰却未滅令婦女

呼之蠱仍在筒中依然如前數於是訪所以絕之法用石
兩入蠱蟲封以印紙投于江蠱乃滅蓋蠱之爲害甚毒有
謂刺蝟能捕蠱蟲使無遺匿殊不知蠱之爲類不一其最
毒者雖刀斷石碎火焚土埋而蠱依然不滅依附婦女中
人立死死後財物爲蠱搬運以利養蠱者每害一人則增
一蠱或云其人被害魄卽附而爲蠱官遊
惟按雖非醫案足廣見聞

陳自明云兩廣山谷間有草曰胡蔓又曰斷腸亦有感蛇毒
致生惡菌名爲定年藥有淫婦與北人交好者別時陰以
藥置飲食中仍解之曰子必某時來若依期而至彼復以
藥解之若過期不往必死故謂之定年藥如服神仙追毒

丸一粒。其病卽瘥。五倍子三兩。山茱萸二兩。麝香三錢。平金子去油一兩。紅芽大戟一兩半。各爲末。用糯米煮濃飲爲丸。分爲四十粒。每服一粒。用井花水或薄荷湯磨服。利一二三次。用粥止之。此丸能解一切毒。一名太乙丹紫金丹。一名神仙太乙丹。一名玉樞丹。又名神仙解毒萬病丹。宜於端午重陽七夕合之。須潔淨之所。尤忌一切冲犯。雄案
又名野葛。又名雷公藤。浙東亦有之。土人用以殺菜蟲。遂呼爲蟲藥。余在婺每聞輕生者服之。輒死。獄訟頻興。禁之不止。似比定年藥之毒尤烈也。蛇蕈殺人亦速。恐蟲藥非此二物所造。然皆可以玉樞丹救之。

諸蟲

賈誼新書云楚惠王食寒菹得蛭。恐監食當死。遂吞之。腹有
疾而不能食。令尹曰。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毒
爲傷。王病果愈。王充論衡云。蛭乃食血之蟲。楚王殆有積
血之病。故食蛭而病愈也。陶弘景曰。楚王食寒菹見蛭食
之。果能去結積。雖曰陰祐。亦是物性兼然。本草綱目

唐時京盛醫人吳元禎治一婦人。從夫南京還。曾誤食一蟲。
常疑之。由是致疾頻治不減。請吳醫之。吳揣知所患。乃擇
主人姨。姊中謹密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探吐。以盆盂盛
之。當吐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切不可令病人知之。
是詐給也。姊僕如約此疾頃除。

比夢瑣言

元載不飲酒人強之辭以鼻聞酒氣卽醉人謂可治取針挑
載鼻尖出一小青蟲曰此猶魔也聞酒卽畏之去此無患

是日載酒一斗五日倍之

清賞錄

孫兆治向大王宮中有一宮人七太尉所寵也忽患一疾凡
惡心則吐蟲數條後乃頻作七太尉甚懸之累治不瘥每

用殺蟲藥則吐蟲愈多諸醫殆遍召孫診之孫曰六脈皆

細非蟲脈也今雖吐出乃臟寒而蟲不安移居上膈因而

吐出復用殺蟲之藥爲藥所苦不能自安所以吐出愈多

也孫遂用藥不三五錢皆一色丸子蟲遂不吐明日再召

孫至六脈漸大進前藥其病不作後求方乃硫黃附子各

一兩並末糯米糊爲丸。每三十九米飲下。綱目

此張岳昇治風用溫

臟丸之藍本也。但大寒大熱，重俱不安，亦未可執一。

竇材治一婦人病腹脹諸藥不效。令解腹視之，其皮黃色光如鏡面，乃蟻瘕也。先炙牛肉一片，令食後用生麻油調輕粉五分服之。取下下蟻蟲一合。如線如鬚狀。後服安蟲散而愈。

張子和曰：汴梁諸匠氏有木匠趙作頭、鍛匠杜作頭，行次失路，迷至大宅乞宿。主人不納。曰：家中有人重病，不敢納君。杜作頭給曰：此趙公乃汴梁太醫之家，今蒙上司見召，迷路至此，蓋病者當愈而遇此公也。主人然而入，良久復出。

將邀二人入室。與之食已。主人起請曰。煩太醫看病。何如。
趙見而笑曰。一藥可愈。二人竊議曰。來時所攜熟藥。寄在
車上。此中實無奈何。杜曰。此甚易耳。潛出門。得牛糞一塊。
作三十粒。下以溫水少頃。病人覺胸中如蟲行。一涌而出。
狀若小蟻。二升。以手探之。又約一升。頓覺病去。明日
主人出謝曰。百歲老人。未嘗見此神效之藥也。禮餞二人。
遂歸。此二子小人也。欲苟一時之宿。遂以穢物治人。亦偶得吐法耳。

周漢卿治武城人。病胃痛。奮擲乞死。漢卿納藥於鼻。俄噴赤
蠅寸許。口眼悉具痛。旋止。明史

鍾大延治一僧。嗜鹽。每食斤許。衆醫雖知爲蠅。然服藥輒痛。

悶欲絕大延曰是蟲不受藥也當有以餌之以鹽筍乾用
藥煮仍加以鹽令服越數日果嘔蟲數斤許而愈宜治
雄案此則誘之以所好也治病皆宜如此而治蟲尤宜

李明甫東陽人善醫尤妙針法義烏今病心痛垂死明甫視
之曰有蟲在肺下藥所不及惟砭乃可然非易也謬謂於
背上點穴密取水以噀之令方驚而針已入曰蟲已死矣
既而腹大痛下黑水數升蟲亦去遂愈

兩浙名賢錄

尹蓬頭者傳稱騎鎧鶴仙益異人也一貴人閨女弱病形容
俱變醫人束手無藥可愈母鍾愛不能捨偶邀視之曰有
癆蟲尚可醫請用何藥曰藥力不能治只消與我同宿一

夜便好也母信其仙術決無戲言白之於父父大怒云胡說豈有公侯家女與一風道士同宿之理後見女殊無生意母又涕泣言之懇切不已從之尹令紙糊一室室不許留孔設一榻不用障令女去其袒衣用手摩足心極熱如火抵女陰戶東西而睡戒女云喉中有蟲出可急叫我女不能合眼而尹鼻息如雷天將明女報蟲從口中飛出尹四顧覓之不見曰從何處鑽去不能除根定要害一人也蓋乳母不放心因開一孔窺之蟲出女口已入乳母之腹也天明父母視之女之顏色已變尹大笑而去後數月女方擇婿而乳母死矣

續金陵
瑣事

馮益齋給諫每發言腹中輒有聲應之此應聲蟲病也遂告

病小居南京楊守極用小藍煎飲之即吐出其蟲

續金匱
鑽事

郭茂倩嫂金華君產七日不食始言頭痛頭痛已又心痛

既而目睛痛如割如刺更作更止相去無瞬息間每頭痛

甚欲取大石壓良久漸定心痛作則以十指抓壁血流滿

掌痛定目復痛又以兩手自剝取之如是十日不已衆醫

無計進黑龍丹半粒疾少間中夜再服下瞑目寢如平昔

至平旦下一行約三升許如蝗蟲子疾減半已刻又行如

前則霍然頓愈矣

細

孫文垣治一婦人心痛唇紅痛則大發熱頭痛少頃出汗脉

大小不一

蟲

曰此蟲痛之症。痛吐白沫可徵也。

凡心腹痛而唇紅腫

白沫者多屬蟲症。

梔榔川椒各二錢杏仁一錢五分石菖蒲一錢。

烏梅七个。

大炮薑草豆仁陳皮各五分山梔一錢。

減半再服痛全愈。

閔蜃樓乃政體肥性躁患痛風手不能櫛沐足不能步履痛

處脣腫呻吟喊叫。

此風木生蟲也。

凡治七越月不減孫診之曰濕

痰凝滯經絡作痛。

也猜錯了。

醫作血虛投以補劑宜其不愈乃

用二陳湯加烏藥葉蒼朮僵蚕海桐皮南星服至六帖遂

不肯藥強之曰醫以療痛今反加痛吾何藥焉時已申刻

知其驕蹇性成亦不再強改以芫化醋炒過三分海金沙

一錢爲末。白湯調下。仿更衣丸意至晚瀉一次。下稠痰半盞。足

臨症者不可不知

痛減大半。稍能動止。初更後忽腹中大痛。促進診行。至後

堂家人出曰病者卒矣。曰此必痛厥。非竟死也。

中人之體

且視之。至則冷汗淋漓。兀坐溺器面青息斷。診之手冷如冰。六脉俱在。但沈伏耳。知爲痛極使然。用薑湯灌之。乃甦。

徐語侍女適來。腹中痛甚。火氣迸出肛門如焚。大响一聲。

不知瀉下何物。視之乃血鯀一條。長六寸餘。鱗目悉具。尚

能游動。衆問如何。曰此蛻物也。得下幸耳。但此劑實爲行

痰。初不知其有蟲如是。蓋芫花乃殺蟲之品。故偶中亦疾

人之福也。次日手足皆能動。仍以二陳湯加以仁紅花五